

楊輯

杜

詩

鏡

銓

上海大一統書局
印行



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目錄

卷之一

天狗賦 并序

○ 鵬賦

朝獻太清宮賦

有事於南郊賦

○ 封西嶽賦 并序

○ 唐興縣客館記

○ 秋述

○ 東西兩川說

卷之二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 進鵬賦表

進三大禮賦表

○ 朝享太廟賦

○ 進封西嶽賦表

○ 畫馬讚

○ 雜述

○ 說旱



○○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

為遺補薦岑參狀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為夔州柏都督謝上表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文

祭遠祖當陽君文

祭外祖祖母文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之一

滄陽張 潘上若評註

男 榕端樸園校訂

柳璟子字

橋恒子久

天狗賦

并序○原註年譜云按玄宗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者赴京公應詔遂下留京師是年十月上幸華清宮公因至獸坊作天狗賦又按長安東驪山有溫泉水浴可愈疾初秦始皇砌石起室漢武帝又加修飾唐貞觀間建湯泉宮咸亨間改溫泉宮天寶六載改華清宮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每歲十月上巡幸焉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澹華清之芊芊漠漠而山殿成削縹與天風岨乎迴薄上揚雲旂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狡狴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歎而金鎖斷兮事未可救瞥流沙而歸月窟兮

天狗來自西域即西旅貢藝之類故以流沙月窟言之

斯豈踰晝日食君

之鮮肥兮性剛簡而清瘦敏于一擲威解兩鬪終無自私必不虛透
 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脚渭戟涇提挈邱陵與
 南山周旋而慢圍者戮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呵犬豹以相
 纏感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天狗捷來發自于左頓六
 軍之蒼黃兮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和罔髀矢與流
 星兮髀矢鳴鏑也圍要害而俱破洎千蹠之迸集兮始扣怒以相賀真雄姿
 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卧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為大音既而
 羣有噉咋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預劃雷殷而有
 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秃兮無魂魄以自助各弭耳低徊
 閉目而去未注以上皆敘馳獵之事每歲天子騎白日御東山百獸蹶蹙以皆從兮四
 猛乞銛銳乎其間夫靈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惟昔
 西域之遠致兮聖人為之豁迎風虛露寒迎風寒露二殿名體蒼螭軋金盤初

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閭闔而吼紫微兮，卻
妖孽而不得上干時。駐若之玉輦兮，近奉若之渥歡。使臭處而誰何
兮，臭犬視貌他備周垣而辛酸。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闡。用事謂
本作臭非事之人意則如此，非上不加賞也。仰千門之峻嶒兮，覺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哀落兮，驚
歲月之忽彈。顧同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校獵兮，尤
見疑于躡捷。此乃獨步受之于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身之
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未愜。吾君儻憶耳尖之有長
毛兮，甯久被斯人終日馴狎已。

進鵬賦表

原注年譜云天寶九載公在京師
嘗進鵬賦在進三大禮賦之先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照耀于明時。
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
先臣審言，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視于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

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眾矣。惟臣衣不蓋體，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哀憐之，明主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于沈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公每自負有東方生之詼諧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于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為鵬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于旌門，發狂于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寔望以此達于聖聰矣。不揆無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古茂雅令，逼真漢文，至其立言，有致令人千載下想其風流。

鵬賦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鷲之直上以雄材為已任橫殺氣而獨往稍稍
 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
 伊鷲鳥之累百鷲鳥累百不如一鷲敢同年而爭長此鷲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
 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濤風雲亂起雪泣山陰冰
 纏樹死迷向背于八極絕飛走于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頗
 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椽杙待尤者而網紀表狎羽
 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歛捷來于森木固先繫于利脊謂以因誘之解騰攫
 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令朱本作禽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閩朱本作司隸受之也
 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攣之掣曳挫豪梗之飛翻謂條鐵以馴之識改遊
 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呈于至尊搏風槍鼎用壯旌
 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
 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寫後鷲之獵入神豁堵牆之榮

上
 一
 年
 一
 一

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兔。恃古塚之
 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感我往來。趙趙我場圃。雖青骹帶角。白鼻如
 瓠。虻奔蹶而俯臨。飛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甯遽。屢攬之而
 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曉哮其音。颯爽其慮。續下鞬而繚繞。尚投
 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
 卒獲。百勝昭著。夙昔多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鷓鴣。鷓鴣之
 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不珍輕。
 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鄰。彼壯夫之慷慨。假強敵而逡巡。拉先鳴
 之異者。及將起而復臻。忽隔天路。終躡水濱。甯掩群而盡取。且快意
 而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金天。立骨如鐵如鐵。目通于腦。
 筋入于節佳。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風凜冽。雖趾躄
 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杈枒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

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鳥怪之。羣想英靈。

而虛墜豈非朱本豈非作豈此字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槍榆而

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

形。置巢截巢。養子青冥。條爾年歲。茫然闕庭。莫試鉤爪。空迴斗星。眾

雛儻割鮮于金殿。此鳥已將老于巖扃。卒傷此鳥之不得見試蓋以自喻寓意可感

始終以鷗自喻公後為拾遺手裁可以想見中鋪敘有法景真語警即置漢賦內亦可○椽杙長楊賦椽截薛而為杙杙檠也○烏攫黃霸傳吏出食于道旁烏攫其肉○空迴斗星元命苞瑤光星散為鷹○朱本改字皆本之文粹英華

進三大禮賦表

原註年譜云按元宗天寶十載正月八日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公時在京師進三大禮賦上奇之命待制集賢

院召試文章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

陛下豐草長林。寔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于外。豈

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

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詞意雅飭項者賣藥都

市寄食朋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

舞形於篇章激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浸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

流希乎述者之意不嫌自譽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

以永久恐修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

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謹言

延恩匭則天臨朝鎔銅為匭四面置門東西名曰延恩匭上賦頌求官爵者投之

朝獻太清宮賦太清宮即本三清名之薦享聖祖玄元皇帝即老子又于寶仙洞求得老子妙寶真符時玄宗遵道教慕長生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此

唐蒙致太平之功而致祭列祖明年孟陬將摠太禮以相籍越彝倫而莫傳歷良辰而成

吉分祀事而孔修此言朝獻太清宮營室王夫宗廟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

昧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閭闔追蚩尤旗也張猛馬出騰虬捎熒惑隨旄

頭風伯扶道雷公挾輶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礪萬

僊颺颺歛臻於長樂之舍蒐八乎崑崙之邱太一奉引庖犧左右堯

步舜趨禹馳湯驟鬱闕宮之律萃圻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牆老子

闕門撫流沙而承雷老子之紛隳朱本珠而陷碧燿音波錦而浪繡森

青冥而欲雨艷光炯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此言百祥藻藉舒就祝融

擲火以焚香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瓊漿

自間于染盛羽客先來于介胄爍聖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

轅使合符勅王喬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匪正彛于祝史匪與樂若肝

蠻而有憑肅風颺而王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咀吸擬雜珮

於曾顛孔蓋敬以颯纒音中澌澌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

道為身覺天傾耳此段言卑陳僭號于五代復戰國于千祀曰嗚呼昔

上文注詳 卷一 五

蒼生纏孟德之禍。為仲達所愚。鑿齒其俗。竊窳其孤。赤烏高飛。不肯
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集元。而小人响喻。歷紀大破。
創痍未蘇。尚攫擊于吳蜀。又顛躓于羯胡。縱群雄之發憤。誰一統于
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比聰鬼及堅持。混貔豹而齊驅。
愁陰鬼肅。落日烏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
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此段言唐室岫
興治化所感
煬帝初暴。叔寶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
為數子自誣。敢貞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晤。或喜至于泣。鱗介以之
鳴。炭昆歧以之振。蟄感而遂通。罔不具集。化神光而甜音聞。下羅詭
異于戢音集。音地軸傾而融曳。洞宮儼以疑岌。及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
水皆立。鳳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
而可挹。則有虹霓為鈎帶者。指群入自于東。揭蒼蒼復崆峒。素髮漠漠。

至精濃濃條弛張于巨細覲披寫于心胸蓋修竿無隙而仄席已容

裂手中之黑簿晚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于壽域明返樸于玄蹤

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雲而留六龍咸龍警趾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

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千二

百官吏謁而進曰學封禪典引之文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此段稱頌本朝

漢統及封三恪事上配若服宮尊臣商起數得統特立中央土德且大樂在懸黃

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啟太昊乘震司春青陸獻于春之祥曠哉勤力耳目謂群臣

宜乎大帶奔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傍至于易制取

法謂創制禮樂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

近朝之濫吹謂五代言濫不足重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

馬固漂淪不忘謂求殷周漢子孫為三恪也伊庶人得議謂處士崔昌寔邦家之光臣道陵等

試本之于青簡探之于縹囊謂攷之古典列聖有差夫子聞斯于老氏好問

自久宰我同科于季康敢撥亂反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此言
 輦旗掩月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能事穎脫清光大來謂天地或曰今
 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抉隋之後與夫更
 始者哉

此當是祀老子文明皇追祖老子號玄元皇帝天寶二年加號太聖祖○按天寶九載八月處士崔
 昌上言國家宜承漢統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
 廢韓介鄆公韓元魏後介後周後鄴隋後○正月為孟陬謂日月所會之星躔○營室即詩定之方
 中為清廟歲星○熒惑旋頭二惡星天台山名十洲仙境○長樂宮名○黃帝宮在崑崙太一天神
 之貴者○赫大赤也○的明也藻籍以藉圭就一市也祝融五祀之官主火正溪女道書有十二溪
 女皆陰神○敬雲孫以能盡敬之雲孫而來祭也軒轅黃帝名○王喬為葉令有神術帝訝其來數
 令太史候之有雙鳥飛來網得之喬鳥也乃四年中尚方所賜○肝蠶濕生蠱蚊之類言大福之來
 如此蟲羣飛而多也○流蘇即繡毬澹澹發散貌○鑿齒窳窳皆惡黨○負圖黃帝過洛河龍負圖
 書赤文綠字象元危也响喻和悅貌○拓跋東西魏宇文為後周聽鹿堅持劉聰慕容廆符堅李特
 也○歷代紀運圖隋以火德唐以土德○簾鐘鼓架刻猛獸形其上○神光即鬼神紺闢闢大也齊
 眾也洞宮仙宮也○脩竿元氣長也言盛治綿長無間而片席之地已容諸神也罪簿有黑綠白○
 忽擊日三句言神來蔽日改觀而留侍龍輦咸恐懼躡足以應○張道陵真人左元君其弟子為官
 也○東方青日行東陸故青○大帶紳也斧裳取斷○風后孔甲山稽岐伯四人皆古賢臣○素車
 祭車尚質故素○孔子問禘祭于老氏宰我問五帝之德于夫子季康亦嘗問仁○杜公課伐木詩
 序古質宋文流
 易宜註識之

原註

蔡條西清詩話云杜少陵文自古與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乃舞陵亂又浩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殆不可讀是大不然蘇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薰風吹海立浙東飛語過江來蓋出于此也嚴有翼藝苑雜錄云秦少游嘗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余比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文自古與所舉數語出朝獻太清宮賦誠磊落驚人此謂之有韻之作可乎竊意少游所謂無韻不可讀者不過課伐木詩序之類而已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

致祭太祖太宗

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

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庖俗之謠稽正統之

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于里曰昔武德以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

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沸渭衮服紛紛朝廷多閏者仍互乎晉魏臣

竊以自赤精之衰歇

陶唐據火德而漢紹之為赤精

曠千載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

五行而歸厚地

唐以土德王故云

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

高下相形而尊卑各異惟神斷繫之于是本先帝取之于義壬辰既

格于道祖乘輿即于是日致齋于九室此下言祭太廟禮儀之盛所以昭達孝之誠所

以明繼天之質具禮有數六宮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

多而筐筥甚寔既而太尉駉乘司僕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

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黝音彈黑色也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

華于外戶曙黃屋于通術氣淒淒于前旒光靡靡而嘉栗階有賓阼

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筍箎佗以

碣磻于戚宛而婆娑鞀鼓塤箎為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

取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脩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舞

凌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崿嶸以岳峙象不

致去而鳴佩剡燭以星羅已而上乾丘以登歌美休成之既饗璧玉

儲精以稠疊門闌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

熙事莽而充塞羣心虞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雲氣何

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宏佐命之道死配貴神之列此言功臣配享之榮則

殷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禹契同代天之王為人傑

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以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數四字意未詳名垂

卓絕向不遇反正撥亂之主若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生

靈之切雖前輩之温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與韜鈴載

其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主索于

禘此言情文備而致休祥警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蓋我后常用惟時

克貞警以蕭合酌以茅明嘏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殄

其瑞神姦妄帖不敢祕其精邪干則精隱故曰祕而撫絕軌享鴻名者矣于以奏

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于絳闕芳菲菲于玉笋沛枯骨而破盲聾

施歿朱本作天胎而逮鯨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金之

風馬漢金馬門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宮歔歔陰事儼雅薄清輝于鼎湖之

山靜餘響于蒼梧之野上窅然漠漠惕然兢兢此言主上謙謹紛益所慕言慕之多若

不自勝瞰牙旗而獨立吟翠駮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邀聽

而思凝於是丞相進曰時李林甫陳希烈為相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此言羣臣頌德高往

代澆訛散淳樸登尚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

之咎徵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

股肱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于迫脅方士

奮其威稜歸于諫諍○玄宗好神仙而公言及此不愧拾遺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憑

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蹈天踏地承漢武謂上仙飛昇也

授綏登車此言祭畢回駕伊鴻洞槍纍先出為儲胥本枝根株乎萬代睿思經

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于采壇紺席宿夫行所如初即過到郊天

駢麗繁富中有樸茂之致勝宋人多矣○蘇鮑大魚謂不義之人沸渭奮擊貌○多聞史謂莽不得正王之位如積歲月之餘為閏○神斷謂主上決斷道祖謂老子明堂有九室○翠華旗也黃屋天子乘車通術術遂也徑上有遠穀初熟曰粟○漢武作甲乙之帳○仇壯勇貌碣磳盛怒也○雲門

黃帝樂咸池堯樂空桑謂琴瑟孤竹謂管○崑崙深密也剡燔有光也休成叔孫通所奏樂○黑帝

冬帝也蒼靈春帝也虞恐懼貌○殷劉房魏殷開山劉文靜房玄齡魏徵也○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縮酌用茅明酌也○皇帝入門奏永安之樂出入奏王夏之章○天胎少長曰天在孕曰胎○天子出建大牙旗翠駸馬名○堯遊首山有五老飛為流星○詩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事教親而不至聯兄弟而不固○鴻洞大也以竹木為榱梲儲胥藩落之類○綵壇謂泰壇祭天紺席謂高帝居堂下紺席西向配天行所即行在謂行宮也

有事于南郊賦

蓋主上兆于南郊幸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練擇也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條頌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今泰龜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復掌次閱疆邨之則封人考壝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使二之卜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于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又齋心于宿設將盥食而匪甯旌門坡陀以前驚轂騎反覆以相經頓曾城之軋軋軼萬戶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掣翠旒于華蓋之角彗黃屋于鉤陳之星先述出郊鹵簿之盛神仙戍削以落羽魍魎幽憂以固局

戰岐慄華擺渭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天泱泱而氣清清甲冑乘陵

轉迅雷于荆門巫峽玉帛清迴霽夕雨于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霈然

乃作翳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可乎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滓

為之垠塢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而柔順奔鳥攫朱本作獲即鳥獲勇士而黝螺

徒有勢于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鏐朱謂當作鏐音犯馬冠也成陰以結絡吹堪

輿以軒輕搶寒暑以前卻搶擊取也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薄林

熊羆弭耳以相舐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緜繡屏玉軌

以蠶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于穹崇之幕衝

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轆轤而或若月窟西黑而扶桑東寒田燭稠而

曉星落肅定位以告潔此敘行郊天之禮藹嚴上而清超雲崑崙以張蓋春歲

蕤而建杓簪裾斐斐樽俎蕭蕭方回曲折周禮正方之位方回當作方面周旋寂寥必本

于天王宮祭與夜明祭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此敘旁及群祀于是

于天王宮祭與夜明祭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此敘旁及群祀于是

乎官有御事有職此總言禮物之盛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

所以度長立極立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必取先于稻秫麴蘖

之勤必取著于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沿而蒼璧黃

琮寔歸乎正色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羣望之徧祭在

斯學示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此敘音從乎節奏以進

退韶夏濩武采之于訓謨鍾石陶匏具之于棟樑變方形于動植聽

宮徵于磬磬英華發外非因乎筍簏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之

大既而腓脛骨柴燈窟塊此段言福應之多驍若擘赫葩斜晦漬電纏風升

雪颯星碎拂勿佺淡眇溟菴淬聖慮岑寂立黃增霈謂天地增澤蒼生顛昂

毛髮清籟即毛髮細物皆聽清籟雷公河伯咸駭駭以修聳霜女江妃乍紛綸而掩

曖執紱秉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斂祀事虛明于

是潛滌乎渙汗紆餘乎經營浸朱崖南方而灑朔漠北方洵陽谷日出處而濡

若英

若木之英 日出處

者艾涕而童子儻叢棘圻狴牢

朱本 作狴

傾是率土之濱覃醜

醜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畏以縱橫玄澤淡沲乎無極殷薦網繆

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

卿侯伯雜群儒三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

此段敘諸臣頌聖 上德功超于前代

臣聞

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啟閉于厥初

以本傳子攄終始而可見洎虞夏商周茲煥炳蔥蒨秦失之于狼貪

蠶食漢綴之以蛇斷龍戰中莽茫夫何從聖蓄縮曾不眷

謂在天 神聖

伏惟

道祖

老子

視生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踧齧

莊子去 其害馬

呵五精之息肩攷正氣

之無轍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累聖昭洗中祚觸躐

指則天革 唐為周事

氣慘黷乎脂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

天闕不敢旅拒

指玄宗事 韋后亂事

鬼神為之嗚咽高衢騰塵長劍吼血尊卑配

宇縣刷插紫極之將頽拾清芬于已缺鑪以之仁義鍛以之賢哲聯

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影，撒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

來，家家自以為稷禹，契同王綱近古而不軌，此見非天聽貞觀以高揭，蠢

爾差僭，粲然優劣，宜其課密于空積，忽微，此段言治刊定于興廢，繼絕

指求殷周漢而後覩數統從首，始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算外，起一字千

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受，此敘主上謙讓歸我其夙夜

匪遑，宴用素樸，以守吁嗟乎，麟鳳胡為乎郊，數豈上帝之降鑿及茲，

玄元之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為鶉鷲，道以萬物為芻狗，末段歸到憂盛

淫祀卻貢獻以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群后，端策拂龜于周漢，危明欲主上去

之餘，緩視闊步于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于

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

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應無用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應

方之貢言一物奉郊廟以為寶，憎怵惕以致致，況大庭氏之時，況此六龍飛

之微無所關涉

御之歸

頌祇謂為歌頌以祭地祇。○秦龜卜吉也。○禮祇王祀上帝則天官掌張壇案設皇邸封人掌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司門官名小胥正樂懸之位。○旌門設帷為宮則樹旌表門坡陀高貌毅騎張弓之騎軋軋難進也軋凌越也。○浴日初上之日如萍如萍寔也太帝上九星曰華蓋鉤陳羽林之星戊削裁制貌落羽始皇三徵王次仲不至變為大鳥落翮于居庸山中。○岐華二山渭涇二水。○翳蔽也彌終也溟滓深微也。○黝蟻陰黑也堪天道輿地道詩如輕如軒中營天子營。○緜緜盛貌軟音代車轄也甘泉賦蠓略緜綏正言車馬之狀人門王行無宮則立長大之人以為門行馬謂控柅木柅也輻輳遠貌。○威蕤盛也建杓斗柄。○紛純設席。○砰礚大聲。○臚音圭腹大貌窟塊深而聚也驍大聲若小聲葩光彩晦陰清沈也誕大也濛回旋也菴滓紛擾也駉騃行貌青女天神出以以降霜江妃即舜二妃掩曖不明也渚澗延長貌。○叢棘獄中狴牢亦獄也。○酺大飲酒也上祀南郊賜酺三日釀合錢飲。○莊子至人不逆寡謂不侮弱也不雄成謂不恃成而處物先也。○太昊位在東方主春象日洎及也五行志心之不睿厥咎霧有脂夜之妖若脂水夜汗人衣淫之象也皇之不建厥咎眊有龍蛇之孽。○擻擊也。○課密言律厯以課疏密空積若鄭氏分於為數千忽微謂若有若無細于髮也。○呂氏春秋易一字而千金。○公詩五聖連龍袞玄元即老子。○莊子聖人鶉居而鷺食鳥行而無彰天地以萬物為芻狗視之如芻草狗畜用過則棄之。○按玄宗從祀玄元方士爭言符瑞又信崔昌之議欲比隆周漢不知淫祀矯誣慙德多矣子美三賦之卒章皆寓規于頌即子雲賦羽獵甘泉意也公曰賦料揚雄敵豈虛語哉。○陳子龍曰三大禮賦詞氣壯偉非唐初餘子所能及。

原註

後村詩話云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惟夔府詩題數行頗艱澀容有誤字脫簡如大禮三賦沈著痛快非鉤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凰臺五言如憶賀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嘗細攷而輕為議論學者之通患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

或謂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此論最親
切幸社是甚氣魄豈但工于有韻及古體乎

進封西嶽賦表

原注年譜云天寶十三載公在京師進封西嶽賦按玄宗天寶九載正月羣臣奏封華嶽從之正月辛亥西嶽廟災乃停封至是年冬公始進

此賦而請封也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于明時退嘗困于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于郊廟幸得奏賦待制于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寔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于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典故可誦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于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復未知何以上答聖慈明臣子之效况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冀土而所懷冥冥孤負皇恩敢據竭憤懣據發領略玉則作封西嶽賦一首以勸所覲謂已所希望勸上行之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製嶽碑又卒章曰待

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况符瑞翕習。福應交至。何翠華之脈脈。朱本作乎。維嶽固陛下本命。明皇生于仲秋以永嗣業。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謂郭子儀公傾慕正人如此。朱云斯又不可寢已。伏維天子霈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典。冬乃展采錯事。也。采事日尚浩闊。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輿獻納。奉表進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封西嶽賦 并序

上既封泰山之後。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禪梁父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于太原。遷于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于岱宗可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于崑崙。親射蛟于江水。始為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况行在供給蕭然。

煩費或至作歌有慚于從官誅求坐殺于長吏說盡巡幸之害甚非主上執立

祖老醇醲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

蓋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備乎玉

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以東嶽形太華

足以勒崇垂鴻與山石無極伊太華最為難上至于封禪之事獨軒

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蹶踣風雲碑版祠廟終

么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月所

照莫不砥礪華近甸也其可恧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時

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玄宗封華山神為金天王而守闕者謂上書人

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敕郡國掃除曾巔雖翠蓋可

薄乎蒼穹而銀字未藏于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咏之極故

作封西嶽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寔覲聖意因有感

動焉為其詞曰

此序逼真漢人宜公每以相如枚乘自命。么麼小貌。宛委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都少昊白帝治西岳見金

天之王既刊石乎岱宗又合符乎軒皇茲事體大越不可載已學封禪書越

也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

已蠖略佻儼屈矯陸離唯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

鳴鐘發雷輜辨格澤之修竿決河漢之淋漓躡天狼之威弧墜魍魎

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踉蹌

海若海神護蹕而參差風馭冉以縱橫雲螭縵而遲蛇地軸軋軋殷以

下折原隰草草朱本作草本儼而東飛岐梁二山閃倏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

侯之玉尚方具左轟轟黃屋已焜煌于山足矣乘輿尚鳴鸞輿儲精澹

慮華蓋之大角低回皆旗幟北斗之七星皆去屈蒼山而信宿屯絕壁之

清曙既臻夫陰宮名犀象碑兀鹵簿戈鋌悉寧飄飄蕭蕭洶洶如也于

是太一神之尊者抱式玄冥冬神司直天子迺宿被齋就登陟駢素虬超崩方

天語秘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得代謂後代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金乎

函蓋之南華山有蓮花峰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降天老與之相

識問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遺則颯弭節以徘徊撫八絃而黻音減黑

忽風翻而景倒澹殊狀而異色罔若褰祛開帷下辯宸極者謂天若下鑒誠敬

久之雲氣翁以迴復山嘒嶻而未息用漢武帝高岳三呼萬歲事祀事孔明有嚴有翼

神保是格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踏踏詔玉厲以中休觀群后

于高掌之下華山有巨靈掌巖張大樂于洪河之洲芬樹羽林莽不可收千人

舞萬人謳騏驎跋跋而在郊鳳凰蔚跋而來遊雷公伐鼓而揮汗地

祇被震而悲愁樂師拊石而具發激越乎遐陬羣山為之相嶼嶼謂相摩也

萬穴為之倒流又不可得載已久而景移樂闋上悠然垂思曰嗟乎

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為王者成功已篡終古。嘗鑒前史。至于周
 穆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取。惟此西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項者猶
 恐百姓不足。人所疾苦。未暇瘞斯玉帛。攻乃鐘鼓。是以視嶽于諸侯。
 錫神以茅土。豈惟壯設險于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
 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
 乘龍游乎四海。發軔而乎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泰朱本
 最為難上。故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隕祉者。焉可勝紀。
 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方奔走。萬國皆至。
 玄元從助。清廟祖歔歔也。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爍乎。真天子之表。
 奉天為子者。已不然。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
 疇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歸華清。宮名

亦典亦真。文情兼至。登封頌功中藏諷諫。正義尤難。于美真君子也。○躡略廣大也。怡儼舒徐也。出
 矯壯健也。陸離文彩也。○格澤星名。黃白如炎火狀。其見也不種。而獲修罕。其光綿亘也。○列仙傳

彭祖姓錢名鏗陸終氏仲子應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善導引行氣○縱嶮高舉也踰縷委折也遊蛇動貌○崩劣音疾力高大峻險貌○天考以杜詩所引則謂三公也太微十星乃天子之宮庭○正屬謂百官杜詩用正命亦王所命官也○跋跋走貌○梁父泰山旁小山也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增泰山以報天禪梁父以報地○少皞以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顛項封泰山禪云云亭亭云云二山也○潰降也雲臺內禁地

畫馬讚

韓幹畫馬。豪端有神。驊騮老大。騷長清新。魚目瘦腦。龍文長生。雪垂白肉。風撼蘭筋。逸態蕭疏。高驤縱恣。四蹏雷電。一日天地。御者聞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寔惟龍媒。漢歌燕市。已矣茫哉。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公自注穆天子傳馳兔腰長日馳三萬里

數行內豪逸之致無窮○驊騮騷長魚目龍文四駿馬名○蘭筋豎者千里馬謂目上痕如并字

唐興縣客館記

原注年譜云上元二年公在成都作唐興縣客館記按集中有簡王明府詩鵲云遂州唐興縣宰王潛也公嘗為潛作唐興客館記蓋公時在

成都遂州與成都俱屬劍南唐興在天寶初改為遂溪此因其舊名耳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脩厥政事始自鯨鱓悍獨而和其封內

非侮循循不與險層而行而一咨于官屬于羣吏于眾庶曰邑中之
 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陋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
 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于大
 壯作之閉闕作之堂構以水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菟將
 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傍序開發洩雲露潛靚深矣步欄復雷
 萬瓦在後匪丹雘為寔疏達為迴廊南注又為覆廊以容介行人亦
 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脩竹茂樹挾右塔于南環廊又
 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
 來定不待方中矣宿息并樹或相為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
 邑有人焉某無以栗階栗階義未詳豈階之為厲訛寫字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
 子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質或曰明府若之
 侈也何以為人皆曰我公之為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

不知其私室之甚薄。又轉意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歛。乃至

于館之醢醢。闕出于私厨。使之乘駟。闕辦于私廩。君豈為亭長乎。是

躬親也。若館宇不脩。而觀臺榭是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

措手足。公每好用我字。代所述者語也。獲高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玼瑕忽生。何以為之。

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杖之友朋歎曰。杖想謂友朋之老者扶杖。而觀朱本作杜亦未妥。美哉。

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

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

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也。本一作解署之福也。

府君之德也。府君之德也。解署之福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以質見姿似拙似滯而有古致。總不欲墮流利尖巧。一家後人學此。種筆力不佳。往往有畫虎之弊。○未大餘小餘即觀朱釋亦未明。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進賢賢乎。則魯之張叔

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辨閎大。固必能伸于知己。今聞不
已。任重致遠。速于風飈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飽飯喫。曾未如富
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于汝乎。豈新令尹之人。
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
爾逆旅。請誦詩。淳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
蓋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遺辭。工于猛健。
放蕩。似不能安排者。謂不能順序入化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叔
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以泰山冥冥。碎以高
泗水。潏潏。瀾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于玉鑄之京。載飲我濁酒。載
呼我為兄。

意致俱不猶人。○進叔卿以謙
退規巢父以闊大公真益友

秋述

原注年譜云天寶十載公在京有秋述
一首時霖雨積旬牆屋多壞西京尤甚

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
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雲草元寂寞多為
後輩所襲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
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以不分明寓子魏子獨踽踽然來汗
漫其僕夫夫又不假蓋夫夫本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
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
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歎王季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
得正始故也作人作文俱要噫所不至于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
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似敗寔讚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
選名隸東天官告余將行既縫裳既聚糧東人怵惕筆札無敵謙謙
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古拙曲折似
西京以上文

說旱

公自注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日奉此說。原注年譜云寶應元年公在成都上嚴武說旱時嚴武為成都尹節度劍南東西川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雲傳曰龍見而雲建已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

下手開濟矣

文中不宜用俗字然公詩文多通用不拘

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囚未聞

處分豈次第未到為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為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詳明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

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膏。一本作滂是足。

即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

又耆老合侍者。合侍想老人宜。今子孫侍養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歛。是

老男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

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為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

奚近去人不遠。錢本作天道。遠去人不遠。

東西兩川說。朱云廣德二年。嚴武幕中作。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闕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

慣于戰守。人人可用。兼差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寔足以備邊守險。脫

南蠻侵掠。南詔烏蠻別種與吐蕃接後臣吐蕃。印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

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支也。推量西山印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

矣。頃三城失守。謂臨子吐蕃。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

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于其世襲刺史獨漢卒偏裨將主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暇而釁隙隨之矣況軍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羌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而優勸旬月大決洽矣仍使兵羌各繫其部落刺史分其黨而總以漢將真外馭妙用得自教閱都受統于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在一羌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羌之豪族此反難接然漢文往往有之

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于中肆與奪之權于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為本式遏雪嶺之西哉比羌族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羌黨

攘臂何想羌人董王相爭封王王尹之獄是矣必有由策嗣羌王關王氏舊親西董

族最高怨望之勢然矣誠于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于兵馬使不亦元戎氣壯部落無語或策

縱一部落怨獲羣部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邛南不足憂八州之
人願賞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于將者朱作明了將無者字正
色遣之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
乎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為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
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于窮谷
深林節度兵馬但驚散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從來邊兵之弊坐此公已道盡
而還賃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
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寔不離蜀也大抵祇
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敵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
人可矣豪族轉安是否非蜀仍禁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
宜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瘡已深矣方欲安豪族又恐病貧家語意纏綿難即解今富兒非不緣子
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雖見面不敢示文書

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間上而已。

洞中機宜之文即少陵之經濟可知。誰云迂闊少定用。公意在諸羌分黨各屬而統以漢將其未歸于散。蘇并擇委任可謂取邊之妙策。文之紆古似斷似續。酷肖西京。○印雅二州屬劍南道。○未二句言不在正授權攝只在行事守法奉上得真賢良。

孫

丙謙

正字

丙厚

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之一終

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之二

滄陽張 潘上若評註

男

榕端樸園校訂

柳璟子孚

橋恒子久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原註年譜云公時為華州司功參軍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子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甫補衮之能事于下而東寇猶小梗率土未甚闢總彼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供兵為害今古如一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于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寔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于應對乎何有仁渴

救敝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蓋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輜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遺使臣在工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弊于朝夕使者相望于道路厲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況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翥于騰鷹故惟不供于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寔駉駉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于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思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輜軒有喜主客合宜閭閻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仁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啟之理疏奠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為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

渠既潰涓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寔勞止岸乃善朋遂使委輸之
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雖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
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漢築河下淇園之竹以為楫更鑿
商顏之井穿渠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井下相通行水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
錫復擁填淤之泥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
闕矣矧夫人煙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主之資
副乎求賢敷厥讜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靡旌掉正也靡旌驅

疾也用楚許伯致師事斯可用矣况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間將軍之令親親司馬

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贍彼

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午放其庸保課乃

菽麥以為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寔慮休止未卜

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用靈群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變格

問昔唐堯之為君也則天之天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帝

舜之為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為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

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

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

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聖哲未有不以君唱于上臣和于下致乎人

和年豐成乎無為而理者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

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

但此下恐遺一字恭恭已而已已如何加之庶官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寔物理

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

至二三子議論引正詞氣高雅則遺後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

遭明主必致之于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于稷高驅蒼生于仁壽之

域反淳樸于羲皇之上自古哲主立極大臣為體眇然坦途利往何
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間此謂

舊時策對也

孝廉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束

以徵事局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以下兼及

鼓鑄積穀

夫時患錢

輕以至于量資幣權子母

鑄錢量資幣權輕重重幣母也輕幣子也

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

漢錢

後契刀

王莽錢

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

問何人所制為善輕重猶言優劣也

又

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

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

漢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

侯大農而為何

桑弘羊為治農都尉領大農

是以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寔不敏仁遠乎哉

蒙用吳阿蒙事

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

原注年譜云至德二載夏公至鳳翔上謁肅宗拜左拾遺會房琯以陳濤戰敗罷相公與琯為布衣交上疏救

瑄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鎰林之帝解就令鎰宣口敕宜放推問故有謝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既下有司具已舉

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語贊今日巳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

敕宜放推問知臣愚戇舍生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

蔽死罪死罪臣以陷身賊庭憤悅成疾寔從間道獲謁龍顏猶逆未

除愁痛難過猥廁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

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

密眾望甚久觀琯之深念主憂義形于色況畫一保太素所蓄積者

已而琯性失于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庭蘭善沈聲祝聲遊琯門

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琯之愛惜人情一至于玷汚臣不自度

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

何思慮始竟闕于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

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

狀奉謝以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義郎行在左拾遺臣杜甫狀奏

救瑄是公生平一大節○朱云甫與房瑄為布衣交瑄以客董庭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得解○唐書韋陟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瑄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由是疏之觀此則論救者不獨一張鎬矣○錢云朱長文琴史云董庭蘭隴西人唐史謂其為房瑄所昵數通賕謝為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罷去子美亦云庭蘭游瑄門下貧病之老依倚為非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閑態和撫絃韻聲可以感鬼神矣天寶中給事中房瑄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余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為給事中也庭蘭已出其門後為相豈能遽棄哉又賕謝之事吾疑諧瑄者為之而庭蘭老朽豈能辨釋遂被惡名耳房公敗廣漢庭蘭詣之無愠色唐人有詩云七條絃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惟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按薛易簡以琴待詔翰林在天寶中子美同時人也其言必信伯原琴史千載而下為庭蘭雪此惡名白其厚誣不獨正唐史之謬兼可補子美之闕矣

為遺補薦岑參狀

宣義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上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寔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

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暉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韋少游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原注年譜云乾元元年夏公出為華州司功七月有為華州郭使君作進滅殘

寇形勢圖

右臣竊以逆東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

謂安慶緒敗走

鄴郡蔡希德等分道進勦軍聲復振

陛下猶觀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

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立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

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
感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
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項者河北初收，數州
思明降表，繼至寔為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之利制不由已。則
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草竊
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青登節度使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
魏或近軍志避寔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淮西節度使、殷仲卿
青州刺史孫青漢等軍遷延渡河，佐之收其貝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
州。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郭子儀、伊西
北庭李嗣業等軍渡泗水，收相衛賊。若迴戈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祁縣
等軍驀嵐馳屯，據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鄭蔡節度使、魯炅
淮西節度使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

上
主
年
卷
二
五

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遣師分兵犄角。互進。算無遺策。誰謂公不長于經濟。平盧在幽燕之東。故曰左脅。鄆州。隋東平郡。縣屬河南道。魏州。漢魏郡。元城縣地。屬河北道。時為安所據。貝州。隋清河郡。博州。隋武陽郡之聊城縣。相州。漢魏郡。衛州。隋汲郡。俱屬河北道。沁水在澤州。嵐州。即嵐城。縣屬河東道。林慮屬相州。黎陽屬魏州。臨河屬相州。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原注年譜云廣德元年公在閬州按集中有王閬州筵及陪王使君晦日泛江諸詩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泊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造。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于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于曩時。惟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歛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是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

普合二州俱屬劍南

道

顯顯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
 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
 蜀之理，亂當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
 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
 三蜀大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為之，臣竊恐蠻
 夷得恣屠割，耳寔為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與房瑄所建正同此
 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選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
 之老為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
 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獲于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勳庸
 于當時，扶泥塗于已墜，整頓禮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
 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于內幕府
 取給，按東川與山南接壤，山南既增節度，東川兵馬便可并付西川，減省幕府煩費。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

坦學為聲援。是重斂之下，免出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

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

時，非所以塞眾望也。言留後無益臣于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為成都東

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矣。伏惟明王裁之，勅天

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劍南諸

州亦因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壺，以仗賢俊，愚臣特

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

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犬戎，假擾臣素知之，臣

之兄承訓，自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偽親信于贊普，探其深意，意者報

復摩彌國名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眾于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

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

上聞，屢達。臣先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况臣本隨先，在蜀

向二十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盡。于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云。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隕迫。益增尸祿。寄重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奉表以聞。

為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原註年譜云大歷元年公至夔州時柏中丞為夔州都督公嘗為作謝上表按集中有陪柏中丞觀宴將士等詩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隕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

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斂。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治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語樸而義盡。表體正難此古茂。內救惇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蓋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文

石鼈老放神乎始青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泠泠然御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閣。閣名見龍虎日月之君。亘于疏梁。塞于高壁。骨者鬣者。哲者黜者。視遇之間。若嚴寇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旗也崇然綠輿駢然。仙官洎鬼官。無央即無窮數眾。陽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君若之尊。端拱侍

衛之內于天上最貴矣已而立立之屬吏三洞弟子某天師弟子進曰經始

績事前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損于而家憂于而國剝私室之

匱渴蒸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概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曰若人

存謂老子思我主錄我字作老子語氣公往往如此用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興毒之

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君之後獲隱嘿乎忍塗

炭乎先生即石鑿與道而遊與學而遊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于下下以

昭柱史之告訴于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

仰而先生石龜藐然若往頽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亂於水是畢

弋鉤罟削格之智生是機變邀退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

崢嶸流血不乾骨蔽平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夷率服詩

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氏中央氏尊盧氏輩結繩而已

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此段言上古樸野之治不可法矧賢主趣之而不及庸

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感數千古哉。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主誅千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言歸必揆當世之變，日慎一日，眾之所惡與之惡，眾之所善與之善，教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馭賊臣，惡子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天下，洵洵何其撓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嗙嗙之意，是魏巍乎北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黑簿，詔北斗，削死南斗，注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鼈老畢，躡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卻走，不敢貳問。

能暢老氏之學，每于生處，拙處見致，此亦少陵所獨。○道家之源出于老子，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石鼈谷在萬年縣，三天有清微天，其氣始青，浩劫謂累代也。○削格所以設羅網者。○嗙嗙謂樸野黑簿罪簿也。

祭遠祖當陽若文

原註年譜云：開元二十九年，公在河南祭遠祖于洛之首陽。按晉鎮南將軍當陽侯杜預，字元凱，乃公之十三世祖也。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敢昭
告于先祀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謚曰成之靈初陶唐出自
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
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稜清東吳建侯于荆邦于南土河水
活活造舟為梁洪濤奔汜未始騰毒春秋主解橐隸躬親嗚呼筆跡
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頂靜思骨肉悲憤心胸峻極于天神有
所降不毛之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誠焯序前文
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論次
昭穆載揚顯號于以采繫于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齊作齋用三百篇成句嗚
呼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饗

樸而雅○杜預在內損益萬機朝野美之號杜武庫○預醉卧嘔吐人窺于戶見一大蛇垂頭而吐
是曰虬精○造舟為梁言預以孟津渡時恐有水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橋成帝臨舉觴屬預曰非
若此橋不立也○預耽思牘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杜預筆跡不知流宕後世何人收之故曰
流宕何人○全模祭仲密縣有鄭祭仲墓預臨卒遺令後人域北取法于鄭大夫欲以儉自完棺器

小斂之事
皆當稱此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祀無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太后秉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聿以生居貴戚。釁結狂豎。公外家當天后時父母以讒害下獄而外王母能盡孝紀此一事自足以傳雌

伏單棲。雄鳴折羽。憂心愒愒。獨行踽踽。悲夫逝景。分飛忽間。于鳳凰

吐彼讒人。有詞異于鸚鵡。初我父王之遘禍。我母妃之下室。謂下室深控

殊塗。酷吏同律。夫人于是布裙扉履。提餉潛出。昊天不傭。退藏于密。

久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事存于義。陽之誄名播于燕。公之筆嗚呼

哀哉。宏之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茲願永違。豈無世親。不

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偏往。測戀光輝。漸漬相勸。居諸造

微即式幸遇聖主願發清機以顯內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

列樹風煙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清天春草萋兮

增綠項物將牽累事未遂欲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矣捧奠遲迴

炯心依雋庶多載之洒掃循茲辰之軌躅

此等古茂之章今人亦不能讀。鄧伯道無兒。元陽當作陽元少孤為外氏所養。紀國舊書紀王慎太宗第十子趙王貞敗慎亦下獄卒慎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等五人垂拱中並遇害中興初追復官爵張燕公作義陽王碑曰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錄司農寺惟有崔氏女扉屨布衣往來供饋徒行頰色傷動人倫中外咨嗟目為勤孝按碑則公之外母紀王之孫義陽之女也故曰紀國則夫人之門又曰名播于燕公之筆也公母崔氏此為明徵范陽太君誌稱家婦盧氏其為傳寫之誤無疑矣燕公碑文又述義陽二子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號號抱行遠乞代兄命既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為死悌季子行保泣血上請迎喪歸葬。舒國舒王為高祖弟十八子永昌年與子亶俱為田神勣所陷繫獄死後贈司徒曰府君之外父者蓋舒國為府君外王父也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原注年譜云廣德元年公在閬州有祭故相國房公文按唐史房琯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為相肅宗即位靈武琯請

自將平賊戰于陳濤斜敗績遂罷相守邠州繼歷晉漢二州刺史廣德元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又按公集中有承聞房公靈櫬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詩鶴云按舊史房公以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于閬州僧舍而權瘞于彼時公在閬州春祭文明年春晚有別房公墓詩又明年為永泰元年房公啟殯時公在雲安故有承聞房公歸葬東都之作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敬
以醴酒茶藕蓴鮓之奠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樸既
散聖人又沒苟非大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群公間出君臣和同德
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寔百餘年間見有輔
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烟塵犯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關
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即位揖讓蒼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二語謂李

公寔匡救忘餐奮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數語該括含蓄次律心事已明用意甚妙時遭侵泯國

有征伐車駕還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沈埋赤心蕩

折敗官厭路謂賤瑄以厭足當路之心口到骨謂肅宗入賀致君之誠在困彌切痛哉天道

濶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會明明我公可去時代言不可去時代也賈

誼痛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日二聖玄宗肅宗長號荒外後

事所委不在卧内言未得為肅宗託孤因循寢疾憔悴無悔死矢泉塗激揚風概

天柱既折安仰頡戴地維則絕安放夾載豈無群彥我心怛怛不見

君子逝水滔滔惜慕之極泄涕塞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緋爰操撫墳日

落脫劍秋高我公戒子瑄子孺為刺史無作爾勞歛以素帛付諸蓬蒿身瘞萬

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入日月其惱州府救喪一

二而已人情如此自古所歎罕聞知己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札數為態

至此先帝松柏故鄉粉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若所復

公初罷印人寔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時危急敢愛生死

點明救瑄事君何不聞蕭宗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恥乾坤慘慘豺虎紛

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勲城邑自守鼙鼓相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

恨展轉傷痛氤氳立豈止色白亦不分謂不分黑白數語說盡賞罰不明培塿滿地崑崙

無群致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哉尚饗

時舍時露用意婉至此少陵第一首文蓋人遇知己其情既篤其文自佳○房次律建分王帝胄之議為孫山所畏公深推慕復以救瑄左遷乃生平最大之事故此文亦生平最得意之文○細看此

文方知錢註杜于房杜相交及杜以諫貶幽憤諸詩之確。○讀蒼生諸將八字則知錢注洗兵馬及謂杜每不滿于肅宗偏愛靈武諸臣之論甚確。○唐詩紀事司空圖謂子美祭房太尉文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麗乃其歌詩也。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原注年譜云天寶九年公在河南誌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按縣君公之姑也又按公范陽太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客阿諛真偽百

端波瀾一揆。說盡後世石誌之弊夫載筆光芒于金石作程通達于神明立德不

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后則標格女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

先系統于伊祁分姓于唐杜。在虞為陶唐氏在周為唐杜氏吾祖也我知之遠自周室迄

于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穆叔謂

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失隋河內郡司功獲嘉縣令王父某皇

朝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某。名審脩

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先升國史有傳縉。

紳之士諫為孝童

以其報父仇也見
祖母盧氏誌中

故美玉多出于岷山明珠必傳于滄

海蓋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寔惟好仇

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入在清道同行領袖素髮

相敬未紱有光縣君既早習于家風以陰教為己任執婦道而純一

與禮法而始終可得聞也昔舅歿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疾力

不暇于須臾苟便于人皆在于手淚積而形骸奪氣憂深而中櫛生

塵

謂不暇
盥沐也

尊卑之道然固自出于天性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

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給祭祀矣維其矜莊門戶節制差服

裁制親
疏之禮

功成則運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日

誌婦道者
此與語

黼畫組就之事割

烹煎和之宜規矩數及于親姻脫落頗盈于歲序

不拘物
校量

若其先人後

已上下敦睦懸磬知歸窮揖讓惟久在嫂叔則有謝氏光小郎之才

于婦如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周給不礙于親疏泛愛無擇于良賤

至如星霜伏臘軒騎歸甯慈母每謂于飛來幼童方生平感悅加以
 詩書潤業道誘為心過悔吝于未萌驗是非于往事內則致諸子于
 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
 絕董血于禪味混出處于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
 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至于膳食滑甘之美鞅結縫線之難展轉忽
 微欲參謀而縣解指麾補合猶取則于垂成此亦人所不能形容其積行累功不
 為薰修所住著有如此者謂其不溺于佛教也靈山鎮地長吐烟雲德水連天自
 浮星象則其著心定惠豈近于揚摧者哉言非關獎飾越天寶元年某月八
 日終于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殯
 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聲頽繁晦色骨肉統
 今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有子長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
 次朝牧女長適獨孤氏次闡氏皆稟自胎教成于妙年厥初寢疾也

惟長女在列，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申號而不哭傷斷。

鄰里悠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鼻。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歛。」

吾起塔而葬。起塔從佛教也裴公自以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寔深。遺

意蓋闕，但褐衣在歛，而幽隧爰封。其所廡飾，咸遵儉素。謂裴公以禮葬之不遵起塔春

茲邑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先子曰：「甫，制服

于斯，紀德于斯，刻石于斯。或曰：「豈孝童之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

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為報也。甫昔卧病于我諸姑，意公之母早亡而甫于姑也

姑之子又病，問女巫，巫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此段尤敘得明切入情姑遂易子之

地以安我。我自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子走使甫嘗有說于人。

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為魯義姑者，過暴客于

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

行銘而不韻，蓋情至無文。得其詞曰：嗚呼！有魯義姑，京北杜氏之墓。

誰能敘閨中事入如許深致語少陵之文本自過人反以詩掩○語淺而氣質開處敘事尤真古人一飯之德不忘杜陵有焉其人足法也○嫂叔二句王凝之妻謝道韞每值叔獻之與客談理詞色輒以步障自蔽代獻之論客不能屈王渾妻鍾琰雖貴門與弟妹郝氏相親○佛家惟有一乘法無二無之○度門佛有八萬四千諸度法門○莊子以有繫者為縣則無繫者無解也○廬陳與服于庭也○齊次魯至郊見婦人棄子抱姪遂回軍曰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廷乎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原注年譜云天寶三載五月五日公之祖母范陽太君盧氏卒于陳留之私第按公之祖審言前娶薛氏再娶

盧氏以八月旬有一日歸葬河南鄆師公作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脩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于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于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為靈設教置銘之名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竹君墓二

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遺奠之祭畢，一、二家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啟

府君之墓門，安靈櫬于其右。且歎飾未具，時不練歟。言皆具且練，故作詰問。前夫人

薛氏之合葬也。豈盧大君先合葬前夫人耶。初，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

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

且左右僕妾，洎廝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甯或一哀所感，片

善不忘而已哉！寔惟太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和

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姜氏封于

盧以國為氏，出范陽。薛氏所生子適曰某。名開，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次日升。升，唐書作并。

幼卒報復，父讐國史有傳，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適鉅

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祿事。次適范陽盧正均，

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

自太君之首者。首與手杜集每通用。至于婚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

人或不知者咸以為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

名於當世矣。漢公孫弘養後母奉謹後為丞相封平津侯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適

京兆王佑任碭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

有若家婦同郡盧氏。朱云當作清河崔氏介婦滎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

通諸孫子。謂所生女通男孫計之二十人內宗外宗寢以疏闊者或立纁玉帛自他

日互有所至若以為杜氏之葬近于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謂不敢當如禮

以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太君之子朝議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亮邑之都終天之地享年

不水歿而猶視

潔質不支。○升復父仇審言敗授吉州司戶參軍與州僚不協司馬周奉重魯員外司戶郭若其
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奉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奉重中傷死
而并亦為左右所殺奉重臨死曰我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詢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士人咸哀
并孝烈蘇頌為墓誌劉允濟為祭文。○錢曰此誌代其父開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開曰專太君所生
子曰登誌曰某等風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曰并幼卒專先是不祿別知開
尚無恙也元誌云開為奉天令是時尚為兗州司馬開之卒蓋在天寶間而其年不可攷矣公母在

氏此云家婦盧氏盧字訖以祭外祖父母文及張燕公義陽王碑攻之為崔基明而作年譜者曲為之說曰先生之母微故歿而不書或又大書于世系曰母盧氏生母崔氏其故為誕妄如此

唐故德儀

皇宗

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原註年譜云天寶四載公在齊州作開元皇帝皇甫淑妃墓碑碑云淑妃生鄆

王瑤臨晉公主公主下嫁滎陽鄭潛曜妃薨後歲陽載紀潛曜下教邑司爰度碑版又按鄭有園亭在河南新安縣公集中有鄭駙馬宴洞中及重題東亭詩又有鄭駙馬池臺過鄭廣文同

詩飲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略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闕睢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之義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言寵妃靜正者少稽女史之華寔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某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高即翼封商於赫有光伊立祖樹德謂湯於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美夫其係緒蕃衍紱冕所興列為公侯古有皇甫充石

則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國，中有玄晏先生。

晉皇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有奕葉，公作文好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

雍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

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

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

于天和。詩禮傳于胎教，故列我開元。玄宗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

法度哉！今上玄宗昔在青宮之日，詔誥錢本作誥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

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石崖津潤，

澤結禱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德儀

內官正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宮以取俊，超群女以見賢。豈渥澤

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

倫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坤元亨利嗚呼！彼蒼也，常與

北馬之貞

善何有初也。不久好。此處疑有脫誤奈何況妃亦既遘疾，怙如慮往，上以之服

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于御手，見寢始迴于天步。月氏使者空

說返魂之香，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

十月癸未朔，薨于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

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今天子悼履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

下麟鳳之銀牀，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于崇政里之公

宅，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己酉卜葬于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禮也。

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孰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

懿範，用愴于懷。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須並

官供。言喪事所須並宜官供河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

于王者之有始，有卒介于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歿哀，視有遇

之多也。謂過恩獨多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

有故在疾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有女曰臨。

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于榮陽。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

昔王儉以公主恩。尚帝女為榮。儉母齊武康公主何晏兼關內侯。何晏進孫長于宮省尚金鄉公主得封列

侯。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于訓。孝自于心。霜露之感。形于顏色。享

祀之數。缺于洒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歲陽載紀。彼都之外。

道里遐絕。聖慈有蓬萊之深。異縣有松檟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

未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關塞之風烟。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谷。恐懼

遷移。于是下教。邑司爰度碑版。以鄭駙馬相託此段自不可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賓主

之園林。又及己身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于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

子。泛愛。公子謂潛曜壯心未已。不論官闕。游夏入文學之科。兼敘哀傷。顏謝

有后妃之誄。銘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過雨冥冥。洗滌

蒼翠誕生娉婷一
婉彼柔惠迥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

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媛孰與爭長二
珩珮是加輦諭克備先德

後色累功居位壺儀孔修宮教咸遂王子獎飾子朱作禮亦尊異三

小苑春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香不息嗚呼

變化惠好終極四
馮相視祿太史書氣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

成彩金爐罷燻燕趙一馬瀟湘片雲五
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

國除匪他之恥言非其罪也公主愁思水懷于彼日居月諸邱壠荆杞六

巖巖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歛就雕鏤金石

照地蛟龍下天七○蛟龍當謂碑旁所刻龍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寺在前宮橋在

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詞永久八○銘體次第秩然

莊重周悉雖有駢辭無傷于體漢誌銘多用對句正復相同未記鄭駙馬以碑見託有精彩古人作一文必著來歷則其不輕見諾可知矣○帖音帖安也如慮往謂百慮俱去○漢月支國王進返魂香○漢齊人少翁致李夫人魂○六行婦德○按鄂王瑤母皇甫德儀立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漸疏薄○楊洄奏太子瑛與鄂王構異謀尋賜死○臨晉公主立宗女皇甫

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卒大歷時按開元中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累三月不齷面尚臨晉公主○伊川在洛陽○歲陽載紀鶴云按爾雅自甲至癸為歲之陽妃以開元二年已亥薨至天寶四載已酉為歲陽載紀矣碑當以是年作也然此釋終未甚明○寶主漢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崔蔡崔駟蔡邕○顏延之謝莊皆有后妃哀誄

原註 東坡餘論云董君新序稱子美為皇甫淑妃碑在開元三十二年最少作也予按此碑乃駙馬鄭潛曜託子美作而非開元二十三年淑妃葬時作也碑云甫泰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于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其敘稱白頭野老安得謂之少作又銘云日居月諸邱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立碑蓋在葬後也董君不攷立碑之年但據葬年而云故誤耳

曾孫

元壇 元壇 正字

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之二終

單位	特 藏 組
來源	楊雲萍教授贈
登記	92.9.1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276591